

乌江之爱

陈忠祿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小说集

乌江之变

陈忠禄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乌江之爱/陈忠禄著. —北京: 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9. 10
(遵义文丛. 第2辑)
ISBN 978-7-80240-333-8

I. 乌… II. 陈… III. 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88413号

乌江之爱 / 陈忠禄 著

责任编辑 冰宏
装帧设计 黄冰
出版发行 大众文艺出版社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7号)
邮 编 10000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重庆市大正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9mm×1240mm 1/32
字 数 212千字
印 张 9.812
印 数 1~1000册
版 次 2009年10月北京第一版
2009年10月第一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240-333-8/I247. 7
丛书定价 219.00元(全套十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举报电话: (010)64064983

乌江边上的守望

——序《乌江之爱》

赵剑平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,陈忠禄就在我省文学月刊《山花》上发表小说。那时候,虽然以书刊为载体的传统文学样式已经出现颓势,但能够在《山花》发表,却也是让人刮目相看的。作者不仅要有一定的功力,还要有一种精神,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“潜规则”,有那么多的“运作”。差不多二十年光景,文学的阵容纷纭变化,文学的涵盖眼花缭乱。这之间,陈忠禄除了长得更黑一些,多出来几分成熟男人的魅力,履历上也增加了什么书记、部长、主席的头衔,而对文学的那一种守望,却一点也没有动摇。

或许因为这种执着,或许因为这种迷恋,忘记了文学与生活之间的往返,陈忠禄曾忽略了文学与生活的那种微妙的距离,下意识地吧文学当成了生活,也把生活当成了文学。大约二零零七年,我主持召开了陈忠禄作品讨论会,想就文学与生活的这种母子关系帮助他理一理。事实上,把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区别开来,这是所有文学创作过程都必须解决的问题。有一位俄罗斯作家曾经说过:把你想要提供给读者的东西与实际提供给读者的东西区别开来,这一点至关重要。

一晃两年过去。其间,陈忠禄参加了遵义市在北京举办的黔北作家班学习。短短一个月,除去几天考察,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安排上课。来自京城的四十多位名家从不同的角度,系统而又深刻地针对文学存在的问题进行讲解。那些日子,陈忠禄一张脸红朴朴的,显得很兴奋,私下里跟我说,他那些东西被颠覆了。我听他

有这种感觉，心里格外有一种欣慰。

现在，陈忠禄把小说集《乌江之爱》送到了我的案头，要我写一点意见。我没有推辞，原因很简单，想看看那个被颠覆的陈忠禄。

通过具体的文学作品去了解作者，其实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。很多人认为，作家创作的指向就是读者，就是由广大的读者形成的社会，这是有失偏颇的。一个成功的作家对事件进行叙述、对人物进行刻画，通常都有自己的影子，甚至完全可能就是一种自我解剖、自我塑造。一个作家通过作品醒示社会，不过一个方面，某种程度上说，不过功利的一个方面；而真正获益的还是作家自己，一个作品的形成过程，其实就是作者修复心灵、升华精神的过程。什么时候，我们关心文学作品，不是简单地从它的社会性，而是更多地从人的角度，关心作品及其产生过程中那种人的心灵的成长、精神的升华，文学真正的春天也就到了。

《乌江之爱》一共收了作者六篇（部）小说。占了大半篇幅的《乌江之爱》无疑是这个集子中最重要的小说。如果按字数计，《乌江之爱》不到十五万字，只能算一个“小长篇”。但这部以人物命运推动情节发展的小说，却有非常丰富的蕴含。看起来，主人公命运的两次转折，是通过一个误会和一场巧合形成的，这可以说是作品结构两个最重要的支点。如果没有与“白马山”同音的“北麻山”，如果通向岩腔的梯子没有腐朽折断，那么整个情节就会坍塌。但一篇小说，尤其一部长篇小说的成败似乎并不在这里。戏里有，世上有。面对充满戏剧色彩的生活，主人公的选择才是至关重要的。情节的发展，人物的塑造，其实就是不断的选择，站在大大小小的十字路口进行判断，从无数的可能性中选择唯一性。情节是一种延伸，而人物却是一种堆积。作品通过大量生动的细节，着力刻画了女主人公坚韧执着的个性特征，展示了女主人公跨越恩怨情仇，通达真爱、大爱的精神境界。可以说，樱桃这样一个几近

于完美的乌江女,在作者笔下,实际上是一种完美的化身与象征,她寄予了作者太多的想望与情感,其中包括作者对大时代大人生的向往与追求,对大自然大精神的热爱与景仰。

毫无疑问,陈忠禄对传统根基民间风度有一种迷恋。这一点,我们从这个集子别的小说也可以看出来。《复婚》中尺休与米兰为了曾经美好的爱情,虽历经磨难,却还是最终走到了一起。爱情在两个人的心中成了人生的一种信念。《玉石宝剑》么爷面对一桩命案,当辨明是非、伸张正义、惩处邪恶的所有的途径都被堵死后,毅然决然地“把头往套里伸去”。《喜乐神》亦庄亦谐,刻画了一位民间化民俗化而又讲原则的领导干部形像,彰显了无私无畏的价值观。这些作品无论从故事情节,还是从人物塑造,都透视和演绎了我们民族和我们文化一些刻骨铭心的东西。

但陈忠禄创作状态的“颠覆”,应该是在《孩子,你是妈妈的宝贝》、《九姑娘》这两篇小说中才真正实现的。也许一种第六感觉,我打电话问作者创作这两个东西的时间,陈忠禄坦然承认是从北京黔北作家班学习回来后写的。果如此,这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先河的黔北作家班算有收获了。这两篇小说从内容来讲,都写了作者对生命的一种态度,这在作者从前的小说创作中也是涉及过的。但由于作者在《孩子,你是妈妈的宝贝》中借用网络的虚拟化,在《九姑娘》中运用动物的拟人化,从内容到形式都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。作品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,在主观与客观两个世界来来往往,不仅自由而轻盈,还使作品产生了一种超凡的表现力,透切地揭示了生命的本质。

陈忠禄对文学的守望有了很好的回报。这本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《乌江之爱》,可以看作是作者创作一个承前启后的兴奋点。它既包含了作者一个阶段创作的总结,又孕育了作者对一种新的创作状态的向往。文学是要有这种兴奋点的。只有不断的兴奋,作为创造主体的作者才能发现自我,挖掘自我,把整个境界推

向一个高端。

陈忠禄生在乌江，长在乌江。他对乌江的爱，就像一棵树对土地的爱，不仅是自私的，还是贪婪的。我们有理由相信陈忠禄的这种守望。但一棵树要长成参天大树，不仅需要阳光照耀，还要经历风吹雨打。我不能够更多地给他以力量，只写下这些文字，表达我真诚的期待。

是为序。

2009年10月16日

目 录

序言

乌江之爱 / 1

玉剑 / 163

复婚 / 207

孩子 你是妈妈的宝贝 / 223

九姑娘 / 245

喜乐神 / 257

后记 / 275

乌江之爱

一

一个稻穗飘香的下午。南庄中学的篮球场上，一群十七八岁的年轻人，正在玩篮球。内中一个，最为帅气显眼。高挑挑的个儿，红润润的脸儿，动作敏捷而又轻盈。你看他接球在手，定定神，一个假动作，又一个假动作。一连骗过三个对手，攻入篮下。只听唰地一声，篮球应声入网。

姜老师手里捏着一张纸片儿走出办公室，正看见这一幕，满脸堆着笑，墩实实的，光灿灿的。他站在操场边，静等这局打完，才冲那个帅气显眼的小伙子扬了扬手里的纸片儿，“海子！海子！”

那个叫海子的小伙子听到喊声，抹着汗，朝姜老师跑过来。把一双脏手在裤子上擦了擦，这才伸手去接姜老师手里的纸片儿。姜老师把纸片儿往海子手里一递，随即就往身后一背，“海子，你猜，我手里拿的是什么？”海子挠了挠后脑勺，“嘿嘿嘿”地笑个不停。那意思是说他猜不着，请老师饶了他。身子却暗暗运足劲扑过去，抱定姜老师臂膀，夺过纸片儿，一溜烟似的跑了开去。

“站住！”姜老师几步跨过去，一把揪定海子的耳朵，把海子拽进办公室，又随手把办公室门关上。海子抓住姜老师揪着他的耳朵的那只手，尽量抵消姜老师揪的力，以减轻耳朵的疼痛。心想，完了，姜老师肯定又要修理我了。

姜再恒老师四十来岁，是海子家的表亲，与海子同辈。课余，海子不仅没有学生对老师应有的怕惧，还时常跟姜老师开一些玩笑，弄得姜老师气也不是笑也不是。

姜老师松开手，双手又在腰上，“你咋不跑了呢？……都十七八了，也该有点礼貌得了。”海子见姜老师发火了，低着头，连大气都不敢出。

姜老师停了停，走到窗边，确信窗外没人，这才小声说：“你‘媳妇’和你都是复读生。按规定，复读生只能报考中专，不能报考师范。我们估计你‘媳妇’的成绩考师范绰绰有余，考中专把握不大，报名时，就按原班生给你‘媳妇’报的，你‘媳妇’现被录取了……回去千万不能声张……一旦有人举报，不仅你‘媳妇’要被勒令退学，学校领导和我将受处分……记住没有？”

听姜老师如是说，海子悬着的心这才回到原位，“记住了。”冲姜老师一伸脖颈，一吐舌头，扯出一张怪脸。

姜老师把海子送出办公室，又叮嘱道：“记住！千万别弄丢了！弄丢了你‘媳妇’要拿你跪搓衣板的哟。”姜老师调侃似的提醒海子，又嗔怨道：“这个家伙……”

海子有一个指腹为婚的“媳妇”，白杨沟及邻近几个生产队可谓家喻户晓。海子未来的媳妇姓樱，单名一个桃字，是南庄公社为数不多的俊俏姑娘之一。关于樱桃名字的来历，还有一段佳话，不过，至今白杨沟人都还在怀疑樱桃妈妈牟茂珠是瞎编的。

牟茂珠说，樱桃出生的那天中午，她突觉困得睁不开眼抬不起头。她男人樱树轩见状，一边把她往屋里扶，一边还跟她开着玩笑：这都是第五个了，还要撒回娇不是？她没有精神回答，身子才躺下，就在樱树轩给她盖被子的功夫，就打起了呼噜。梦中，她来到后山。半山腰，有一片小小的石林。内中一石，最为奇特醒目，高约二十米，十人不能合抱。其腰身上，刻着一些谁也识不得的文字和图案，而石之顶端，则长着一棵枝繁叶茂的樱树，合抱般粗细。

牟茂珠站在巨石旁，放眼望去，只见满山满岭都是挂满了累累果实的樱桃树。微风窸窸窣窣地翻动着片片碧绿的樱桃树叶儿，一棵棵熟透了的樱桃果子，在叶片间闪跳着或深红或杏黄的晶亮的光。有的像北极星一颗，虽嫌孤寂，却是那么耀眼。有的如北斗七星成一串，虽有距离，却也彼此照应着。有的如蝎子座星成一簇，竞相争耀。她垂涎欲滴，腆着大肚子，蹒跚近前，把手伸向一颗鲜红耀眼的大个儿樱桃。不许摘！一声断喝，把她吓了一跳。她抬头一看，树杈上坐着一个拇指般大小的男孩儿。只见他亮光光的前额上方，留着锅铲般的一块头发，就跟谁用黑纸剪贴上去的一个样。拴一个红肚兜，通体圆嘟嘟胖乎乎的，白里透着红，跟年画上的哪吒差不多。

为什么不许摘？

这是我妹妹！

就在二人一问一答的时候，一只乌鸦呱地大叫一声，从半空中箭一般朝那颗樱桃直射下来。不好！那小男孩见状，一纵身，朝那颗樱桃扑去。小男孩还是晚了一步。乌鸦一口叼起樱桃，振振翅，冲天飞去。她正惊疑，突见数百只喜鹊，织成一张天网，冲着乌鸦劈头罩下来。乌鸦左冲右突，喜鹊大网如影随形始终罩着乌鸦。乌鸦料难脱身，只好把嘴一张，怪叫一声，落荒而逃。众喜鹊护着那颗樱桃，朝她飘来。她好生奇怪，忙伸出双手，捧接在手心。小男孩坐在树杈上，挥着双手，踢蹬着双脚，银铃般地笑着。她正欲细看，只见那鲜红的樱桃在手心里只动弹了一下，倏地一声响就不见了。她顿觉一股凉意从双臂直奔丹田，随即一阵剧烈的疼痛像闪电一般传遍全身。她大喊一声醒过来，一边急慌慌喊樱树轩，一边扯开裤带，从裆里抱出一个湿漉漉、红彤彤的小人儿来。

樱桃出生快满月了，大字不识一个的樱树轩还没能为他的千金想出一个好名字来。正抓耳挠腮的时候，姜老师来了。姜老师听完樱桃妈的叙述，不假思索地一连打了好几个哈哈才笑嘻嘻地

说：“你这个梦啊，是一半真来一半假。真在后山腰的石林、刻有文字图案的神石、神石上的樱桃树；假在满山满岭的樱桃树、拇指小男孩、以及喜鹊乌鸦之战……这真中蕴假，假中藏真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恐怕就是某种天意吧！……我们不妨就给这孩子取名樱桃，假作真时真亦假，无为有处有还无，怎么样？”

樱树轩、牟茂珠糊里糊涂地望着姜老师，没说同意，也没说反对。就这样，这个红彤彤的小人儿就叫樱桃了。当然，谁也不会想到，十七八年后，她竟长成了南庄公社少有的美人之一。

打球的伙伴听到姜老师竟如此开海子的玩笑，也一发的起哄道：“海子！海子！软耳朵！耳朵软！”

海子没有理会伙伴们。前年秋，海子和樱桃初中毕业，没能考上高一级学校。在家长和老师的鼓励下，两人一同回校复读。因为基础太差，又双双落榜。尽管如此，求知的风帆却被进取的春风高高地扬了起来。去年，两人再回校补习。从返校的第一天起，两人就横下一条心，相互鼓励，相互帮助，成绩在全校始终名列前茅，完全有希望一同考上高一级学校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临考前，海子因突发阑尾炎住院手术未能参加升学考试，而樱桃却在考场上一路过关斩将。

海子把樱桃的录取通知书揣进上衣口袋里，一路小跑着回到家。爸爸、妈妈不在家，弟弟趴在凳子上正写作业，妹妹躲在树影下，正用蜻蜓尸体喂蚂蚁，口里一遍接一遍地唱：

黄丝蚂蚁，来吃嘎嘎（肉），

黄丝孃孃，来喝汤汤，

大老壳、二老壳，来啃脚脚。

海子没有打扰弟妹，径直走进厨房，挑起水桶就出了家门。

海子家住长冲大队白杨沟生产队。这个生产队的四十多户人家的住房，一律沿东山根一字长蛇阵似地摆开，坐东朝西，构成一个寨子。白杨沟的最深处，也就是这个寨子的最南端，有一口古

井，井水清澈甘甜，四季不枯。海子家住北端，海子挑着水桶走出家门，需沿着寨子边的一条大路，行里许才到古井边。

进入初中以后，南庄中学跟城里的中学一样，要求学生早晨要上早课，晚上要上晚自习。海子和所有的中学生一样，再没法帮助家里干农活了。生产队未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，是不要未成年孩子参加做农活的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，同样的地，活却多了许多，海子见爸爸妈妈披星戴月地劳作，每天放学后，就主动承担了挑水的任务。其实，这个任务也不轻。一家五口，还有十多头猪牛，平均每天要五六挑水才够。挑一挑水往返近一公里，挑五六挑水就相当于挑一挑水走五六公里山路。

海子今天挑水却与往常的任何一次都不同。樱桃是从白杨沟深处的那面山坡翻过七匹岭铲灰坪去她外婆家的，他估摸着要是没有什么大事，樱桃今天也该回来得了。

“……甜蜜的歌儿，甜蜜的歌儿，飞满天罗喂……我们的明天比呀比蜜甜。”海子走着，哼着，不时抬起头，一双因激动、兴奋而更加精灵、敏锐的目光，搜寻着七匹岭的那面他不知走过了多少遍的山坡。他憧憬着、想象着樱桃的身影出现在山坡上，起先似一个红豆。喔，对了，樱桃走的时候穿的正好是一件粉红色的衬衣。然后，那个红豆越来越大，越来越亮，越来越近。他的心，随着那颗红豆的变大、变亮而越跳越快，越跳越烈。海子憧憬着、想象着，一不留神，左脚踏虚，深深地陷进牛脚窝里，乌黑而腥臭的泥浆，迅速没及他的小腿。

海子小心翼翼地拔出左脚，又弯下腰，挽起裤脚，直起身正欲找水清洗的时候，白杨沟深处的那面山坡上，正有一个红豆一点一点地往下跳来。“樱桃！一定是樱桃！”海子顾不上清洗，挑着水桶，甩开步子，朝那个正一点点往下跳动的红豆奔去。灌满污泥的鞋子里，发出叽咕叽咕的响声。

见面后，我是开门见山，直接告诉她已考上县中等师范学校，

再把录取通知书给她呢？还是……对，给她来一个小小插曲，让她惊喜不已，我再问她，你不会因为考上中等师范学校，就不爱我了吧？她一定会反问我，我是这样的人吗？这个时候，我应不失时机，在她那张耐人寻味的小口上，或者是那个永远都明净而灿烂的额头上迅速地偷偷地啵上一口……可是，来一点什么样的小插曲呢？对了，我先问她，外婆好一些没有？不，不能说外婆，我还没那个资格呢，应说“你外婆”才对……再然后……也不行，这太俗气了，……海子一口气奔出白杨沟寨子，一路上想了好几个方案，都先后被他推翻了，他正暗自埋怨自己脑子不够用时，突然路边有人问他：“海子，走哪儿去？”

海子闻声，侧过头，见邻居汤正山大爷手提竹篮，正沿田埂采摘成熟了的绿豆荚，胡乱应道：“我去挑水。”脚下并没有停下来。

“海子，你是才娶进白杨沟的新媳妇嘞或是大白天的被鬼牵了再说胡话？连水井在哪儿都忘记了？”经汤大爷一提醒，海子才回过神来，他已经走过水井好远罗，忙吱唔说：“汤大爷，收得活路啦……”突然灵机一动，又补充道：“我不小心踏进牛脚窝里把鞋弄脏了，我到上面的水渠去洗一下。”海子一边说，还把左脚抬起来，向汤大爷证实他说的是真话。

汤大爷的提醒，海子的辩解，一问一答，引起了正在田坝上劳作的人的注意。与汤大爷仅隔一块田，手里也提着竹篮的汤大爷的大儿子汤显立直起腰来说：“海子弟，魂儿被狐狸精勾跑了吧？准备一只大公鸡，一斤白酒，我来帮你把魂儿招回来，咋样？”海子抿嘴一笑，“灯头哥的魂难道被狐狸精勾过？要不然你咋知道这世上有狐狸精呢？”汤显立是南庄镇花灯协会会长和资深表演者，曾代表长河县参加过三届全省民间文艺大赛，两次获冠军，一次获亚军，在全省花灯界很有影响，人们平素都称他汤灯头，海子称其为灯头哥。汤显立笑着接过道：“这世上啊不仅有狐狸精，而且这狐狸精还多着呢，全是两条腿的，母的……”汤显立还未说完，正

在田里割稗子的赵衍民队长手握稗子直起腰来打趣说：“人家海子啊，雀雀要开叫了。”听男人这样说，就在赵衍民身边正弯腰割稗子的赵大嫂肖登芬直起腰来，冲着男人一鼓眼睛，一道嗔怪的眼光旋即砸了过去，“你晓得？”……田野上，滚过一阵阵友好而又夹杂着荤味的嘻笑。海子应付着叔叔娘娘哥哥嫂嫂们的打趣，一双精灵而敏锐的目光却无比肯定地告诉他，向他走来的红点不是樱桃。

海子像灌满了气的救生圈被尖刀扎了过对穿似的，全身的亢奋、激情哧地一声跑了个精光。怔怔地望一回，调转头，悻悻地往回走。“海子，不洗鞋了？”“海子，把鞋洗了再走噻。”……田野上，又一次腾起阵阵粗野而又亲切的笑来。

海子挑着水桶，埋着头只管往回走，没有心情理会。

二

去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，毕家春按政策规定承包了五份责任地，今年，考虑到大儿子海子初中毕业了，几年后成家要花钱；二儿子山子已经上了初中、小女儿曼子上了学前班，也要花钱；去年给母亲办后事，欠下的账还没还清。毕家春与妻子阎蓉一商量，狠下心，全种了烤烟，成了南庄公社的种烟大户。

种烟人家的忙，莫过于上炕下炕这一天。这一天，鸡叫过头遍，毕家春、阎蓉就起了床，把烤干了的烟叶从烘房里取出来，放到事先铺在院坝里的蔑席上，让一摸就碎的烟叶吸收够晨曦时分空气里的水分变软后，再把烟叶从绑烟的竹竿上解下来，扎捆入库。毕家春、阎蓉忙完这一切后，看看东方已经发白了，这才把海子、山子叫起床。海子和爸爸妈妈挑着竹篮挑子，背着背篋，上山采烟叶。山子在家煮饭照看妹妹曼子。

海子学干活，没有劳动技能，在密密麻麻的烟株间穿梭很是吃力，对烟叶是否成熟就更是识别不了，不是身子把烟叶挂断，就是把未成熟的烟叶也采下来。尽管毕家春、阎蓉夫妻俩耐着性子反复讲解，但一时半会海子怎么能学得会呢？没办法，毕家春只得安排海子运烟叶。

海子装满一挑烟叶，俯下身子，把头拱到扁担下，双手撑地，往上使劲。一连试了几次，就是扛不起来，又急又累，挂满了汗珠的脸胀得通红。

毕家春见状，走过来，没好气地对儿子说：“看着！”往上一捋袖子，双手抓起扁担，同时双腿一弯，烟挑子就稳稳地放到了一双大腿上。然后，双手插到扁担下，用小手臂将烟挑子捧抬至胸高，约停，运力，往上抛起左端的同时，右手掌收回托住扁担并往上挺住，左手掌趁势收回，身子往右一侧，左肩轻轻地把烟挑子接住。

海子有些痴呆地欣赏着父亲干净利落的动作，心里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海子喜欢体育运动，对动作有特殊的理解能力，在父亲的指引下，试了几次，就八九不离十了。

海子挑着一挑鲜活活的烟叶，随着扁担的上下晃悠，汗流满面，心情愉快地往家走着。从小生长在农村，对农夫及农夫的劳动并不陌生，但对农夫及农夫的劳动却从没有去认真地理解过。父母在烟株间娴熟地穿梭的身影、采摘烟叶时发出的嘀嘀嗒嗒的清脆的响声、父亲刚才让他无比佩服的上肩动作，还有采摘烟叶的许多知识……让海子对劳动、对劳动的人们油然而生敬意，对书本上所说的“伟大的劳动人民”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真切的理解。

海子回到家，把烟叶放到阶檐上，随手抓过一条凳子坐下，撩起衣襟就擦脸上脖子上的汗水。等他放下衣襟的时候，突然看到自己面前的地上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双青色灯草绒方口千层底。鞋里有一双脚，那脚是穿在一双红色的尼龙袜上的。卡叽布裤子，白底紫色碎花衬衣，清纯的圆圆的脸盘上，微漾着一对浅浅的

迷人的酒窝，一双好看的杏仁大眼，正望着海子微微地笑着，水汪汪的、甜蜜蜜的。

樱桃！海子大脑里砰地一声骤响，血液提速，傻乎乎地跳起来。“樱桃，是你啊？”同时，大脑里迅速回放起自己曾有过想亲他的念头来，以至话一出口，脸上就有些火辣辣的发热。

“洗洗吧。”樱桃把脸盆往海子面前递了递，“学干活，不要挑得太重……勤人走三遭，懒人压断腰哟。”

海子大胆地久久地盯着樱桃，有些嗫嚅地埋怨道：“我还以为……你不回来了嘞……想你，我都快疯了。”

樱桃脸上热热的，“我这不是回来了吗。”停了停，催促道：“快洗。洗完后，我和你一起去背烟。”

曼子这个时候走了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纸飞机，“大哥，这是姐姐帮我折的。”

海子接过妹妹手里的纸飞机，放到嘴边哈了哈气，一抬手，掷了出去。“飞起来罗！飞起来罗！我的飞机飞上天罗！”等曼子仰着头追了过去，海子这才从樱桃手里接过脸盆，边洗边说：“你在家帮山子煮饭吧，我去挑……昨天回来的？”

“今天早上回来的。”樱桃解开烟挑子上的绳索，正要把烟叶抱出来。海子看见，急忙说：“快放下，烟叶上的烟油多，难洗。”海子把毛巾放回盆里，走过来抱起烟叶，梗朝下叶尖朝上，堆放在屋檐下。

樱桃拧着毛巾，“听说录取通知书来了，你去问姜老师没有？”

海子料到樱桃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问这个问题，没有抬头，只是把心里早就想好了的话背了出来：“樱桃，上不了学不要紧，凭咱们这双手啊，照样过日子。”

听海子这样一说，樱桃红润润的脸上，立时布上了土灰色。“海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你把话说明白。”

海子埋着头。他平生从未撒过谎，他不敢看樱桃的眼睛。他相